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錄舉人臣龔秉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八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鼂氏曰唐賈公彦撰公彦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

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衆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説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

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鼂氏曰偽蜀孫明吉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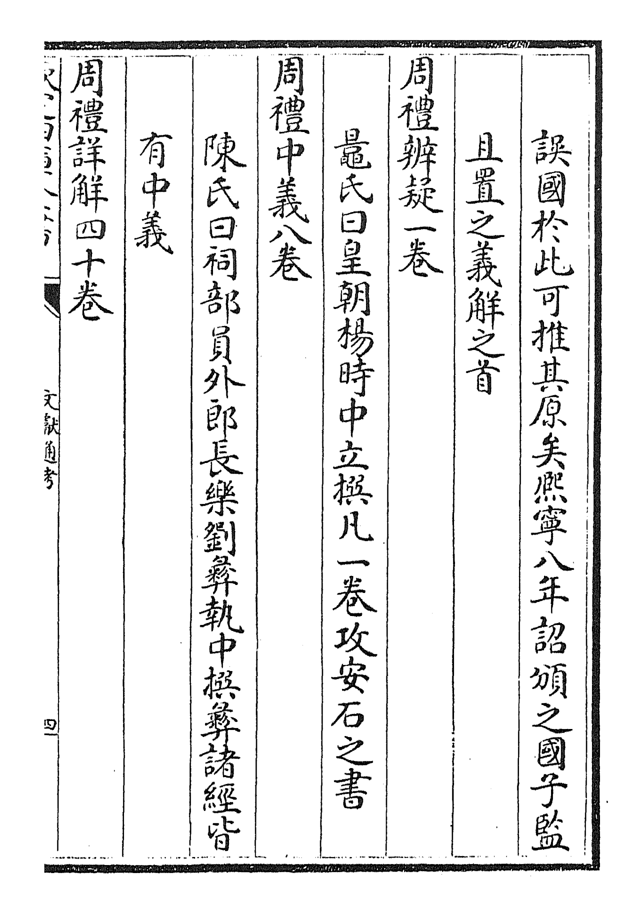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

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宫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况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

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斂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歟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葢以其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

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嬴姓京乃令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曽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迹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尤難新法



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頒之國子監

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

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

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
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
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録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
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
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
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
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

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誤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飲食服御宫掖之事無不畢管葢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説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葢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

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永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内畫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来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内雖成萬步謂

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不能成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貟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

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駮盡為憔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黄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觧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洌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

而庸夫鄙人妄咀呑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廪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者非私智

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
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羶而一以性命道德
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
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
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
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
準前由本朝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
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辯二鄭

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啟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鍔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鍔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栝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録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鼂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

書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録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十四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樂記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録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

十篇葢有以也

夾漈鄭氏曰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贜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録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逺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則曲禮少儀看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来

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
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
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
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
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
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
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

議之　鄭康成是个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鼂氏曰唐孔頴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勝今据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
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鼂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
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
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鼂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

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
有删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為之解國朝景
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别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
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删月令升為首篇集
賢院别為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
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
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

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羣論復以改作為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鼂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

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曽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鼂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横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觧一卷

鼂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鼂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

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

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

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

本刻之臨漳射垛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也

讀書目始别載之

方慤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　大學說二卷 少儀解附

朱子雜學辯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

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廹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 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 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𡼏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吕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

晦菴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辯論取舍之意别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録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又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个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辯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

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剗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觧删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　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為作序

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鼂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録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戴聖次君皆受禮扵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来迄扵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删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删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扵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扵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扵中又闕第七十二複出一篇

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駮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乃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

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个船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大戴禮冗

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淳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祭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録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云

鼂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

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歷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畧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

末不倫

三禮圖二十卷

鼂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儀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盗用舊圖本六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

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殘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繢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悳尚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觧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

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辯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辯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

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辯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辯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漈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

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録之因託以名篇

鼂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

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於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鼂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九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

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也亦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厯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

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顔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觧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

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
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
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
虔杜預註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
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
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
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

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

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錄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

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鼂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刋古監本晦庵又

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

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

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爕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爕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葢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爕但注

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欵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唐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頴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攅落二家幸陸德明與頴達同時於太學自著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

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子博士惟正元正觀十七年也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唐志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辯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辯疑耳　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

就會潼川謝疇元錫来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是則

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益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来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

盟於蔑左氏以為蔑蔑公穀以為眛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於厥憖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憖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葢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

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

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葢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

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
本與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
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
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
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
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
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

而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葢事同而字異者及郲儀父盟於蔑於眛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乖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葢公羊穀梁傳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别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

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

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

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

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酎及秦庶長皆

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世事皆功利之說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

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鼂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僣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鼂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

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邪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鼂氏曰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鼂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

唐及偽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刋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朱子語録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匡啖助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觧有許多說話　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

見國史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
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
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
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
雜以已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
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鼂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頼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

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漈鄭氏曰杜預觧左氏顔師古觧漢書所以得

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

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

顔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顔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

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

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觧經茍為文言多而經㫖不

見文言簡而經㫖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

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㫖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顔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歴地理當其顔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

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歷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顔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為星歷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顔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濶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鼂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帥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説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為中書侍郎其

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寗以為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葢寗父汪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寗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畧之孫畧在良史傳

自曅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瞱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鼂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

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

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

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

物勝權則銜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
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
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達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甞
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
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
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
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

鷟當皃祠祀宗廟仲舒曰鷟非皃皃非鷟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黄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

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孚江夏黄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

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

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葢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鼂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

譜第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頊為左氏忠臣而頊自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

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
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
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
觧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
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録館閣書目闕
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
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

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

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

頴達正義蓋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

咸鄭衆賈逵皆為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

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維等奉詔是正

鼂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

例粗可經傳極踈蕪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凡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鼂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

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

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

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彦不知何代意其

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皇朝邢昺等奉

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鼂氏曰唐盧仝撰其觧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葢實録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令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

之疑亦多所已逸云

春秋集傳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别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

鼂氏曰啖助字叔佐關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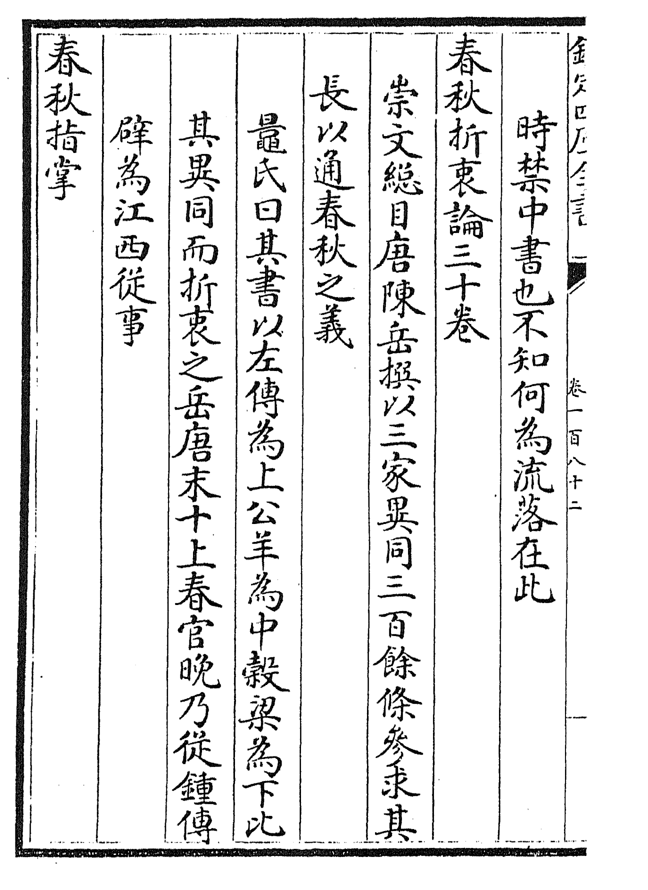
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茍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㫖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已意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

為集傳集注又撮其綱例目為統助卒質與其子异繕録以詣伯循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歷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觧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

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葢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觧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實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㫖二卷未見實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

順宗東宫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
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
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
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續册財十
餘板前有膚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雩校定益承平



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総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鼂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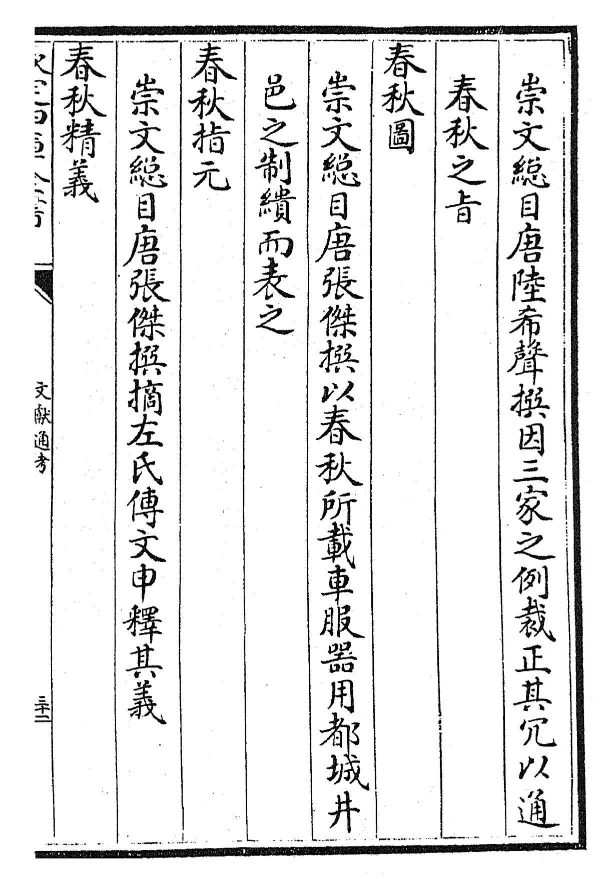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各一篇稱孔頴達正義為五篇采摭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辯正得失為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巽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頴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

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葢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宂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頴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鼂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葢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元輙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者葢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

為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黒共篇葢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覈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僞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集之文

帝王歷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歷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録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

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今從之

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葢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系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

書也其血脉間有强附横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
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
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
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
四五云其他政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裨經
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黄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

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啟期所撰云

鼂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彦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别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沿纂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删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啟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以已意箋之

鼂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鼂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别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